



## 族群建构下的不孕书写\*

——希伯来《圣经》与中国古典文学不孕妇女形象比较

林 艳 陈树庭\*\*

**【摘要】**希伯来《圣经》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描写了大量不孕妇女形象,她们的不孕身份以名字、特殊用词、植物、节日等加以标志,她们的不孕形象于善良美好中掺杂着因经历坎坷而带出的复杂特征,展现了典型人物丰富深邃的性格力量和多维面孔。希伯来不孕书写表达了族群建构、彰显拯救的书写策略,突破了不孕妇女的个人痛苦而延展到以色列民族的苦难记忆,深蕴拯救的文化意涵。希伯来不孕书写强调从“不孕”到“孕”的必然性,带出辩证神学的宝贵思想。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孕书写则立足现实,反映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揭示不孕妇女悲剧的必然性,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

**【关键词】**希伯来《圣经》;中国古典文学;不孕书写;族群建构

### 引 言

希伯来《圣经》第一位母亲夏娃拥有一个备受祝福的名字——“众生之母”,《圣经》说人类从她这里繁衍生息,遍布地面。但是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开始,到利百加、拉结、他玛、哈拿、路得,这些《圣经》里孕育了伟大人物的母亲曾常年深处不孕困境,深受无子折磨。《箴言》提到的“石胎”就是指这类不能生育的女

---

\*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之一般项目“希伯来经典与中国古典文学女性群像的跨文本阅读”(批准号:GD18CWW04)的阶段性成果。

\*\* 林艳,博士,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希伯来《圣经》、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陈树庭,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宗教学、希伯来《圣经》。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子,这类女人被称为“不知足的”,与阴间、不毛之地、火并列(《箴言》30:15)。<sup>①</sup>可见,她们象征了死亡和永远的刑罚。这些不祥的女人,《圣经》作者为什么不仅没有回避她们,反而不厌其烦地屡次讲述她们的人生逆袭故事?讲述她们在超自然力量的帮助和自身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得以“除去羞耻”,实现从妻职向母职的成功跨越?作者也因此将她们从生活的边缘拉向叙事的中心。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圣经研究学者,笔者将目光放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家喻户晓的刘兰芝、采蘼芜女子以及唐婉身上,这些女子跟希伯来女子同样遭遇不孕不育的困境,但是她们大多未经历生命历程的良性转化,结局比较悲惨。希伯来《圣经》与中国古典文学均塑造了不孕妇女形象,她们的不孕身份如何启示在文字中?她们的不孕形象有怎样的复杂特征?面对无法预测的命运和难以把握的人生,她们各自作出怎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对族群建构有什么样的影响?目前,不孕不育已经成为中国家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育龄夫妇中不孕不育率已达到12%—15%。也就是说,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不孕不育。因此,研究不孕妇女群体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试从不孕妇女的身份、不孕妇女的形象以及不孕妇女的文化意义等三个方面尝试思考上述问题。

## 一、不孕妇女群芳迹

希伯来《圣经》里的尊贵女性几乎都经历过不孕不育的经年磨难,后来借助超自然神力以及自身的坚持,最终孕育了古代以色列受膏的祭司和君王。她们孕育得艰难,养育得含辛茹苦,正应验了上帝在伊甸园对女人的要求:“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创世记》3:16)第一代族母撒拉熬到九十多岁,天使拜访她以后,才生下头生子以撒(《创世记》18)。第二代族母利百加与以撒婚后二十多年无法生育(《创世记》25:21),以撒为她向耶和華祈求(《创世记》25:21),利百加就怀孕生下以扫和雅各。第三代族母拉结虽然深得丈夫雅各的爱,但是“耶和華不能让她生育”(《创世记》30:2)。她的姐姐利亚儿女成群,她在比较中渐渐失去生活的乐趣,开始怨天尤人。耶和華眷顾拉结,她遂生下约瑟。士师时代晚期的哈拿与族母拉结的情况类似。哈拿的丈夫爱她,她却因无子以及后妻辟尼拿的刺激而终日郁郁寡欢。祭司以利为哈拿祝福后,哈拿终于生下撒母耳(《撒母耳记上》1—2)。撒母耳后来成为古代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的祭司、先知,是以色列从支

<sup>①</sup> Michelle A. Clifton-Soderstrom, “Beyond the Blessed/Cursed Dichotomy: The Barren Matriarchs as Oracles of Hope,” *The Covenant Quarterly* 69 (March 2011), p. 47.



派联盟向君主制转型的幕后推手。

希伯来《圣经》不孕妇女中的族母大多拥有“理想婚姻”，这是利未祭司对以色列百姓圣洁婚姻的规定。夫妻双方有血缘关系，且出于同一支派的婚姻最为理想。不同支派通婚就违反了这一原则。与外邦人通婚最不理想，是不圣洁的婚姻。<sup>①</sup>撒拉与丈夫亚伯拉罕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以撒的妻利百加是他叔叔拿鹤的女儿，他们是堂兄妹结合。第三代族母利亚、拉结与她们的丈夫雅各也是表兄妹，这个近亲家庭孕育出以色列十二支派。即使是士师时代的拿俄米跟拯救她的波阿斯也是“至近的亲属”（《路得记》2:20）。这些顶着“理想婚姻”光环的族母是应许的妻，拥有较高的地位。即使在血脉繁衍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她们是族长在社群中的合法妻子，因其应许的地位而不会轻易被离弃。也正因为理想婚姻型夫妻出自同血缘、同支派，以色列不孕族母会顾全大局，主动为丈夫纳妾，启示忍耐得救之道。

中国有一些传颂千古、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其中也留下不孕妇女的生活足迹。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知书达礼，侍奉婆母无微不至，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对待丈夫一心一意，这样一个几近完美的女子，其婆母却借口“此妇无礼节”，“举止自专由”<sup>②</sup>，将其遣归。细究诗文，发现刘兰芝婚后不育是她被婆母遣归的真实原因。同为汉乐府诗的《上山采蘼芜》，记述了一位因不能生育而被夫家休弃的无名女子上山采药道逢故夫的故事。她对抛弃自己的前夫非但没有怨怼之色，反而极有礼节地关心前夫婚姻生活。前夫毫不掩饰地比较了新人与旧人的容貌和纺织能力，愧悔地感叹“新人不如故”。如此评价被休弃的前妻，无疑给这名生活陷于困苦、情感处于干涸的女子一线生机，还这名遭受生活不公正待遇的女子以尊严。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与妻子唐婉感情甚笃，但因后者不能为陆家延续香火而被休弃。他们后来各自成家，沈园再见时无限怅惘。诗人在壁上题下千古绝唱《钗头凤》表达相思，却苦于“锦书难托”。此诗后来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篇，此事也让无数人之为之伤怀。

中国古典文学记载的不孕妇女是普通女子的故事，她们没有蒙召的经历，跟夫家也不是血缘至亲的“理想婚姻”。面对不能生育的境况，在传宗接代的宗法族权裹挟下，不像以色列族母既维护了家庭稳定，又盼来得子的福分，而是表现

<sup>①</sup> Mara E. Donaldson, “Kinship Theory in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s: The Case of the Barren Wife,”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49 (January 1981), pp. 77-87.

<sup>②</sup> 余冠英 Yu Guangying, 《汉魏六朝诗选》[Chinese Selected Poetry i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北京 [Bei J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i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7), 42-43. 以下引用皆出自该版本, 不再另注。

出浓郁的悲情色彩,以失婚、丧财、逼嫁,甚至殒命揭露封建宗法制度之弊,放射出人性尊严的光芒。同时,中国古代文学里的不孕书写带有民间文学警示教育特征,往往用夫妻殉情取代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纳妾习俗,烘托至真至纯的美好人性。文学想象跟现实的美丑对照,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文学中不孕书写的悲剧感染力。

## 二、不孕妇女的身份特征

希伯来《圣经》里的不孕妇女和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都被作者以某些鲜明的身份标志来加以区别,它们以隐喻和暗示的手法隐藏在文字里,化入文化符号。首先,人名揭示了妇女不孕不育的生存状态。亚伯兰和撒莱从故土吾耳走出时,“撒莱”(צַרְיָה)这个名字意为“不能生育的女子”,表明此时的撒莱不能生育。上帝与亚伯兰立约,撒莱于是被更名为“撒拉”(רָחֵל),意为“尊贵的王后”“希伯来人的族母”,撒拉的命运随之发生转变,由此生下以撒。<sup>①</sup>耶和華為撒莱更名是她摆脱常年不孕困境、实现从妻职向母职突围的决定力量。汉乐府诗《上山采靡芜》的女主人公无名无姓,前夫在比较新人和旧人时,以特殊的用词指代新人和旧人,从而揭示女主人公不孕的身份。“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比较新人与旧人时用了“好”与“姝”两个字。“好”字的本意是妇女的生育能力强,“姝”字则指未婚女子秀丽端庄。用“好”形容现妻,喻指其能够为家庭生育子嗣。用“姝”形容前妻,单指其容貌秀丽。这两个字的使用差别,也能够揭示故人被弃的真正原因在于无子。<sup>②</sup>

其次,某些植物具有治疗妇女不孕症的功效,读者可以由此推测女主人公的不孕身份。拉结用同寝权交换利亚的风茄(רִיבִי,《创世记》30: 14—16)。她得到

<sup>①</sup> רָחֵל,名词原型为 צַרְיָה,意为“美丽”。参见 F. Brown, S. Driver, and C. Briggs, eds., *The Drown-Drive-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With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Biblical Aramaic* (Bost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3), p. 979.

<sup>②</sup> 参见朱焕芝 Zhu Huanzhi, 〈以《上山采靡芜》为例看汉代出妻文化〉[The Culture of Divorcing A Wife in Han Dynasty in the Case of “Go Up A Hill and Pick up Mi Wu”],《文学教育》[Literature Education], 2012年第3期 [2012, Issue 3], 13.



风茄后不久就怀了约瑟。<sup>①</sup>风茄是地中海一带的植物,据说主治妇女不孕。<sup>②</sup>拉结重价交换风茄一事,揭示了她的不孕者的身份。《上山采薜荔》中被夫家休弃的女子采的“薜荔”是中草药的一种,主治“妇人无子”。<sup>③</sup>我们由此推测这名女子是因为不能生育而被夫家休弃。不孕女子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得到治疗不孕的草药,有助于我们理解女主人公日常劳作的意义,唤起读者的怜悯之心。

再次,一些特殊的节日也暗示主人公的不孕者的身份,并预示她们将告别无子处境。例如,《创世记》第38章寡妇他玛假扮成圣妓在犹太剪羊毛路过的伊拿印(עִינִים)城门口等他,不知内情的犹太与之同寝,他玛怀了孩子。<sup>④</sup>剪羊毛(גֹּזְזֵי צֹאן)的季节是欢庆丰收的季节,古代迦南人认为这个时候与代表丰产的圣妓同寝,可以带来庄稼丰产、人丁兴旺。<sup>⑤</sup>在剪羊毛的季节,他玛与犹太同房,预示他玛将告别不育的生活。《路得记》中寡妇路得在收割大麦时与波阿斯在禾场同寝,代表丰收的七七节(שְׁעָרִים)也预示了路得将从波阿斯那里得到孩子。<sup>⑥</sup>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也用节日暗示了女主人公刘兰芝的不孕身份:“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初七”“下九”是流传在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即乞巧节和娘娘会。前者是未婚姑娘的节日,节日当晚姑娘们进行对月穿针的比赛,希冀出嫁后一手针线赢得婆家的认可;后者则是家庭主妇的节日,节日当天妇女们朝拜娘娘,希望多生儿子。<sup>⑦</sup>刘兰芝离别时向小姑提到这两个节日,盼望以后跟丈夫团聚,生

① F. Brown, S. Driver, and C. Briggs, eds., *The Drown-Drive-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p. 72.

② 参见 John H. Walton 华尔顿, Victor H. Matthews 麦修斯, Mark W. Chavalas 夏瓦拉斯,《旧约圣经背景注释》[Bible Background Commentary of Old Testament], 李永明 Li Yongming, 徐成德 Xu Chengde, 黄枫皓 Huang Fenhao 译(北京[Beijing]:中央编译出版社[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3), 763.

③ 参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 74.

④ עִינִים, 意为“引人人歧途”, 喻指犹太错将儿妇当妓女。该词还有“眼睛”(עֵינַי)的意思, 喻指犹太有眼无珠, 认不出儿妇他玛。“伊拿印”一词与古代近东神话里代表丰产的“印安娜”(Inana)女神有词源上的关联。参见 F. Brown, S. Driver, and C. Briggs, eds., *The Drown-Drive-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p. 745.

⑤ גֹּזְזֵי צֹאן, 字根是 קָטַף, 意为“剪除”; צֹאן, 字根是 צִאָן, 意为“小牛群”、绵羊、山羊。参见 F. Brown, S. Driver, and C. Briggs, *The Drown-Drive-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p. 838.

⑥ קָצִיר, 意为“收割”, 参见 F. Brown, S. Driver, and C. Briggs, eds., *The Drown-Drive-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p. 894. שְׁעָרִים, 意为“大麦”。参见 F. Brown, S. Driver, and C. Briggs, *The Drown-Drive-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p. 972. “七七节”又称为“五旬节”, 古代以色列人收割大麦大约持续 7 个星期, 前后 50 天左右。收割完毕, 人们欢庆丰收。

⑦ 李杏林 Li Xinglin, 《孔雀东南飞研究》[Studies on the Bride of Jiao Zhongqing](合肥[He Fei]:安徽大学出版社[An Hui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9), 45.

子被婆家接纳。<sup>①</sup> 节日往往表达人类的欢喜之情,妇女怀孕也被中国人称为“有喜”,是值得庆贺的喜事。不孕妇女现身节日的情节安排,为她们实现母职的突围提供了文化解释功能。

无论是希伯来经典还是中国古典文学,作者在塑造这些不孕妇女的形象时,采用文学隐喻和暗示手法,从人名、植物、节日等方面不着痕迹地揭示这些妇女的不孕身份,人们在阅读的时候需要解开这些文化密码,深入不孕妇女的内心世界。

### 三、不孕妇女的形象分析

希伯来经典与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虽然遭遇特殊,不被主流男权文化看好,但是她们个个形象姣好、心地善良。撒拉是“容貌俊美”(יִפְת־מְרָאָה)的女子,曾两度被有权有势的男子看中(其中一位是埃及法老,《创世记》12:11)。<sup>②</sup>撒拉为了救丈夫的性命,谎称是亚伯拉罕的妹子,只身前往法老的后宫,却没有被法老玷污。不仅保住了丈夫的性命,更保全了自己的名誉。族母利百加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清水,这个简单的善举打动了为以撒寻妻的老仆人,而利百加对此毫不知情。拉结“生得美貌俊秀”(יִפְת־מְרָאָה),《创世记》29:17),雅各对她一见钟情。寡妇他玛不惜冒着丧失名誉和生命的危险,为亡夫留后,连犹大都夸她“有义”(《创世记》38)。<sup>③</sup>摩押女子路得追随婆婆拿俄米返回伯利恒,她的善孝令财主波阿斯对其产生好感。中国古典文学《孔雀东南飞》形容刘兰芝外形“精妙世无双”。《上山采蘼芜》中的丈夫用“姝”评价前妻,肯定这位女子的容貌姣好。唐婉才华横溢,后人从唐婉唱和陆游的《钗头凤》一诗可知。陆游尽其一生寄托对发妻唐婉的思念,仅沈园情诗就写了7首,从28岁青春韶华写到85岁耄耋老人,足见唐婉在其心中的美好与可贵。

这些古代不孕女子热爱劳动,手脚勤快。希伯来女族长撒拉劳动技能超群。亚伯拉罕招待天使时,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要她“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

① 钟素云 Zhong Suyun,《〈孔雀东南飞并序〉:“初七”及“下九”意蕴浅探》[The Bride of Jiao Zhong Qing and Preface: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the Seventh Day and the Nineteenth Day],《语文学刊》[Chinese Study Journal], 2009年第2期[2009, Issue 2], 14-15。

② יִפְת־מְרָאָה, יִפְת־מְרָאָה的名词原型是יָפָה,意为“美丽”。יִפְת־מְרָאָה的字根是רָאָה,意为“某人看起来”。参见 F. Brown, S. Driver, and C. Briggs eds., *The Drown-Drive-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2003, p. 421, p. 908。

③ יָדָה的名词原型是יָדָה,意为“公义”“正义”。参见 F. Brown, S. Driver, and C. Briggs eds., *The Drown-Drive-Briggs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p. 842。



(《创世记》18:6)。这种不速之客往往能考验主妇的厨艺,说明撒拉在宴请招待贵客方面经验丰富,值得信赖。刘兰芝起早贪黑纺线织布,“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采靡芜女子的前夫夸赞故人的女工手艺“织素五丈余”。除此之外,孝敬公婆是中国古代妇女必修的科目。这些不孕女子因自身的不足对家庭有亏欠感,往往在劳动、奉养公婆方面格外殷勤。一般认为,被迫为丈夫纳妾或者被休弃的妇女缺乏女性魅力。但是希伯来《圣经》与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改变了人们的偏见,让读者充分领略到她们的美好与可贵。

希伯来《圣经》描写这些美丽的不孕妇女时,也赋予她们更加丰富的性格内涵,展现了复杂的人性特点。族母撒拉“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彼得前书》3:4)。善良的撒拉怀着对丈夫的情义和愧疚,主动提出让使女夏甲为亚伯拉罕生子。怀孕后的夏甲轻视不孕的主母,始终顺从亚伯拉罕的撒拉才迫使丈夫赶走夏甲母子。撒拉的顺从和反抗使第一代族母的形象充满了张力。族母利百加偏爱幼子雅各,帮助雅各骗走长子祝福。读者不禁感叹当年那个给异乡人水喝的善良女子已经蜕变得如此狡诈。本来占尽优势的拉结却因为不孕而走投无路:“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创世记》30:1)不能生育的羞耻彻底将她击垮。她也开始重新思考与家人的关系。后来她设计偷走家中神像,与姐姐利亚合力帮助雅各逃离父家,都显示了她逐渐学会在大家庭中生活的智慧。他玛苦苦守着为亡夫留后的本分,克服羞耻心理,从犹大那里为亡夫尽义务,连被骗的犹大都称赞她“比我更有义”。老寡妇拿俄米让小寡妇路得掀开财主被角的举动,与他玛的经历极为相似。<sup>①</sup> 这些尊贵的以色列妇女,面对生活的逼迫和希望的渺茫,不顾一切地向命运宣战。在应许来临之前,她们用尽人的办法解决生活的难题,释放出生命的原始本能。她们并没有对所信奉的耶和華神俯首帖耳,而是尽量争取以平等的姿态与神祇互动,应许的实现在本质上变成她们改善处境的努力。

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面对同样的遭际,无法像希伯来经典里的族母那样活出强烈的生之本能,封建礼教极大束缚了她们。古代七出规定有以下七种情况可以休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嫉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sup>②</sup>《孔雀东南飞》兰芝被遣归,虽然焦母的说辞是“此妇无礼节,举止自专由”,也就是“七出”中的“不顺父母”,但是前文已经分析了兰芝被遣归的真正原

<sup>①</sup> 参见艾伦·德肖维茨 Alan M. Dershowitz,《法律的创世记: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The Genesis of Justice], 林为正 Lin Weizheng 译(北京:[Bei Jing]: 法律出版社[Law Press China], 2011),79。

<sup>②</sup> 戴德 Dai De,《大戴礼记》[Da Dai Li Ji](北京[Beijing]: 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220。

困在于无子。中国古代被遣归的妇女,其最终的命运无非是再嫁或者守寡。兰芝回娘家后就有人来提亲,其再婚速度之快一方面说明兰芝条件好,另一方面也表明被休弃的女子回到娘家后生活难以自主。兰芝与仲卿分别以投湖与自缢的方式表达了对婚姻不能自主的强烈反抗,警戒后世父母勿过度干涉儿女婚姻。《上山采蘼芜》的诗文并没有明确交代无名女子有再嫁的压力,但是她寒酸的婚姻生活,离婚后上山采蘼草的做法,都说明她生活拮据,再嫁也是迟早的事。

## 四、不孕书写的文化意涵

犹太姐妹将不孕不育的痛苦放在以色列信仰的叙事框架里,超越自身的小我情怀,投入族群建构的宏大叙事。族母撒拉的不孕故事写在《创世记》第11章的族谱之后(《创世记》11:30),这样就在受祝福的族长和不孕的族母之间形成对比。<sup>①</sup>祭司作者通过族谱的追溯,表达了对以色列掳民、底层人民、边缘群体乃至整个以色列民的关怀,显示了上帝在以色列叙事中的中心活动。上帝在利百加不孕这件事上,实现了以撒成为多国之父的应许。拉结的不孕故事已然超越自身,成为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叙事。<sup>②</sup>他玛的故事彰显了女子对社群建构的强烈认同和责任感。“义”显然是以色列社群价值认同的准则。<sup>③</sup>哈拿的故事延续了《创世记》不孕传统,同时也打破了这个传统,首次采用叙事和诗歌相结合的体裁。拯救不孕的意象被放在以色列被掳语境下,哈拿怀孕象征以色列民被掳回归重建。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第54章有更清晰、具体的表达。<sup>④</sup>考察不孕族母的族谱,可以发现她们大多是大卫家族延续血脉的关键人物。犹太人的弥撒亚情结也强调拯救式人物出自大卫家族。因此,整部希伯来《圣经》几乎都在维护大卫王权的正统和权威。希伯来不孕文学跟《圣经》本身一道经历了漫长的圣典形成过程。不孕族母的故事首先以口头形式在以色列族群中流传,公元前1000年左右耶典成书时,这些故事被记录下来,并不断得到编辑整理。以色列被掳回归时,祭司以斯拉当众宣读五经,不孕妇女的圣典地位得以确立(《以斯拉记》7:10)。不孕妇女形象相似,她们敬虔无子,美貌忠诚,忍耐得救,是建构以色列群体的半边天,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的活见证。可以说,希伯来族母是以色列

<sup>①</sup> Michelle A. Clifton-Soderstrom, "Beyond the Blessed/Cursed Dichotomy: The Barren Matriarchs as Oracles of Hope," pp. 51-52.

<sup>②</sup> 同上, p. 53.

<sup>③</sup> 同上, p. 56.

<sup>④</sup> 同上, pp. 57-58.



族群建构出来的典型人物,符合圣典化对犹太妇女角色的规定,服务于族谱这种宏大叙事的要求。

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孕妇女更像民间文学里的人物,她们在民间广为流传,起到教化警示的作用。中国古典文学记载的不孕妇女大多是受封建夫权和家长权双重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而《孔雀东南飞》的焦母,《上山采蘼芜》休妻的夫家,以及《钗头凤》背后的陆家,他们都是封建宗法夫权和家长权的代表。有的封建家长虽为女性,实则是男权社会协助男人管理妇女的代理者。不孕妇女无法给丈夫生育,这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为最大的不孝。古代已婚妇女一旦患有不孕症,在夫权和家长权的双重压迫下被离弃是必然的命运。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处在尘世的道德和人间的法律之下,叙述者的笔触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控诉。不像希伯来不孕妇女服务于族群建构、王权的合法性、神权的绝对性。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孕书写用年轻夫妇的生命为代价教化百姓,尊重婚姻,移风易俗,显明作者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另外,“不孕”的原型形象最终都被怀孕的美满结局所取代。位卑的升高,边缘的成为主流,凸显神人互动的过程,强调力量的对比和转化。希伯来不孕女子大多经过上帝“感孕”生儿育女,神的怜悯与拯救落实在生活中不被察觉和意料不到之处,凸显拯救的必然性和拯救方式的出人意料。神人互动的场域充分表现了希伯来《圣经》的辩证思想。辩证神学覆盖的不仅有不孕的妇女,还有再婚的寡妇(《创世记》第38章的他玛,《路得记》中的路得),从良的妓女(《士师记》喇合的故事),做王的大屠杀幸存者(《撒母耳记上》扫罗做王),以弱胜强的战役(《士师记》第7章基甸打败米甸人)。辩证神学强调上帝的能力和拯救,上帝在没有指望的人身上显出神迹,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希伯来《圣经》教人学会倚靠以色列的圣者,而不是凭人的血气之勇。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在旧礼教的压抑和束缚下,无法像希伯来族母那样完成生命的转化,经历从不孕到拯救的辩证历程,因而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孕书写立足现世,强调悲剧的必然性。

## 五、结论

本文分析和比较了希伯来《圣经》和中国古典文学不孕不育的妇女形象,发现这些妇女的不孕身份就像符码隐藏在文本里,揭示并解释这些符号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她们的不孕身份,进一步理解她们的形象。希伯来《圣经》不孕妇女大多出生尊贵,她们有能力和资源为丈夫纳妾来改善生活;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不孕妇女则是普通劳动者的代表,她们和希伯来不孕妇女一样贤惠,但是因为封建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7辑

礼教的束缚和生活物资的有限,她们改善自身处境的努力收效甚微。希伯来圣经的不孕故事传达出建构族群、彰显拯救的书写策略,突破了不孕妇女个体痛苦,融入了以色列民族的苦难记忆和全人类的生存意义。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孕书写具有教化警示百姓的功能,用血淋淋的事实教育家长不要过度干涉儿女婚姻。希伯来不孕书写为不孕族母的怀孕赋予某种必然性,带有辩证神学的宝贵思想价值。中国古典文学不孕书写指出封建旧礼教对人的压抑,揭示置身其中的不孕妇女悲剧的必然性。